

SUSANNA  
CLARKE  
THE LADIES  
OF  
ACE ADIEU  
AND  
ER STORIES

查尔斯·维斯图  
王爽 译

〔英〕  
苏珊娜·  
克拉克  
著

# 英伦魔法拾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英伦魔法拾趣

☆ 苏珊娜·克拉克 著



查尔斯·维斯 图 王逸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伦魔法拾遗 / (英) 克拉克 (Clarke, S.) 著 ; 王爽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5

(幻想家)

书名原文: Ladies of Grace Adieu and Other Stories

ISBN 978-7-5404-7040-1

I. ①英… II. ①克…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4796号



著者: [英] 苏珊娜·克拉克

译者: 王爽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吴健

责任校对: 向朝晖

装帧设计: 韩捷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细 圣湘宁 陈志勇 刘玲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http://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040-1

定 价: 29.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致谢

没有以下友人的帮助，本书恐怕永远不能得见天日：柯林·格林兰和杰夫·赖曼（他们促使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尽管当时我并不想动笔），尼尔·盖曼，帕特里克·尼尔森·海顿，特丽萨·尼尔森·海顿，特里·温德灵，爱伦·达特洛，以及查尔斯·维斯。在此献上我的爱和谢意。

献给我的父母

詹妮特·克拉克和斯图尔特·克拉克

THE LADIES OF GRACE ADIEU AND OTHER STORIES by Susanna Clarke

Copyright © 2006 by Susanna Clarke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Charles Vess

"The Ladies of Grace Adieu" was first published in *Starlight 1* edited by Patrick Nielsen Hayden, pub. Tor, New York, 1996.

"On Lickerish Hill" was first published in *Black Swan, White Raven* edited by Ellen Datlow and Terri Windling, pub. Avon, New York, 1997.

"Mrs Mabb" was first published in *Starlight 2* edited by Patrick Nielsen Hayden, pub. Tor, New York, 1998.

"The Duke of Wellington Misplaces His Hors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 Fall of Stardust*, pub. Green Man Press, Virginia, 1999.

"Mr Simonelli or the Fairy Widower" was first published in *Black Heart, Ivory Bones* edited by Ellen Datlow and Terri Windling, pub. Avon, New York, 2000.

"Tom Brightwind or How the Fairy Bridge Was Built at Thoresby" was first published in *Starlight 3* edited by Patrick Nielsen Hayden, pub. Tor, New York, 2001.

"Antickes and Fret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31st October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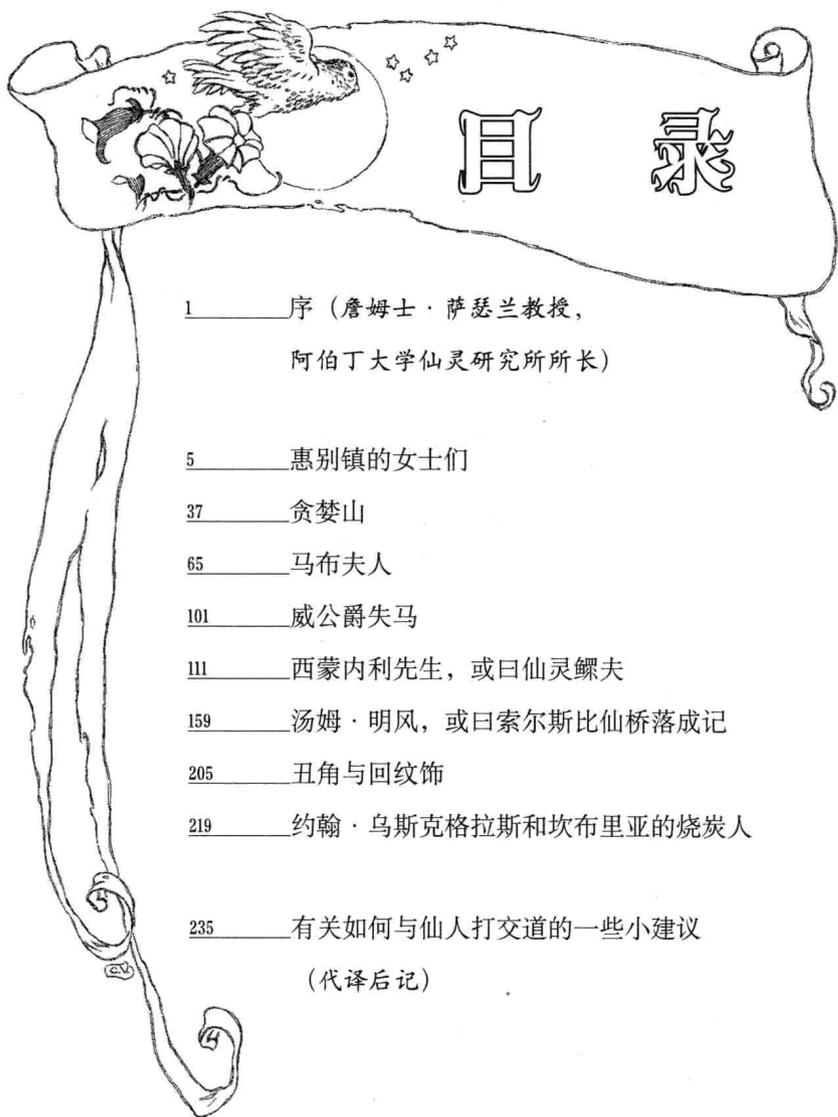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图字：18-2013-40



# 目 录

- 1 \_\_\_\_\_ 序 (詹姆士·萨瑟兰教授,  
阿伯丁大学仙灵研究所所长)
- 5 \_\_\_\_\_ 惠别镇的女士们
- 37 \_\_\_\_\_ 贪婪山
- 65 \_\_\_\_\_ 马布夫人
- 101 \_\_\_\_\_ 威公爵失马
- 111 \_\_\_\_\_ 西蒙内利先生, 或曰仙灵鳏夫
- 159 \_\_\_\_\_ 汤姆·明风, 或曰索尔斯比仙桥落成记
- 205 \_\_\_\_\_ 丑角与回纹饰
- 219 \_\_\_\_\_ 约翰·乌斯克格拉斯和坎布里亚的烧炭人
- 235 \_\_\_\_\_ 有关如何与仙人打交道的一些小建议  
(代译后记)



## 序

詹姆斯·萨瑟兰教授

阿伯丁大学仙灵研究所所长

我怀着两个十分谦卑的目的，着手编纂了这本小书。其一，对不同历史时期魔法在英伦三岛的发展状况略做概述；其二，向读者介绍仙境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几种常见手段，换言之，即为了解仙境及仙子提供一本入门级的读物。

开篇故事《惠别镇的女士们》属于前者，它对十九世纪女性魔法师所面临的困境做了一番深刻而准确的描述——当时她们的成就完全不被男性魔法师承认（这种态度，吉尔伯特·诺瑞尔和乔纳森·斯特兰奇两位先生表现得很充分）。故事情节被写入一本晦涩难懂的小说，并于几年前出版。也许有读者无意中读过《英伦魔法师》（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4），那么我希望各位注意第四十三章

的一条脚注，其中提到乔纳森·斯特兰奇如何费尽周折把他在格洛斯特郡当牧师的大舅子调到北安普敦郡。《惠别镇的女士们》详细解释了斯特兰奇此等令人费解的行为背后的动机。

《贪婪山》和《丑角与回纹饰》则描写了我们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祖先与仙灵及魔法的关系，那时候的事情更简单，也不那么令人忧心。

《西蒙内利先生，或曰仙灵鰥夫》摘自亚历山德罗·西蒙内利先生的日记。当然了，西蒙内利先生是位糟糕透顶的作者，他行事中处处可见他们族人狂妄自大的风格（我这里说的是英格兰人，并无他族）。某编辑被告知，对待他的日记须得十分谨慎。西蒙内利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首次出版了这本日记。二十年后他再次修订出版。到六十年代末，他又一次重新出版。事实上，整个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他都在反复重写日记和回忆录，不断推出新版本；每一次他都会修改过去的记录来迎合他新的喜好——比如古代苏美尔人的历史，妇女教育，仙子的道德教化，对异教徒宣扬《圣经》，甚至是新肥皂的功能。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我仅对第一版中描述西蒙内利怪诞生涯开端的内容进行了摘录。但愿这份摘录能够反映出事件的真相。

滑铁卢战役后，英国人和仙子之间的贸易日益增多。不列颠的政治家们开始从各个方面讨论“仙灵问题”，大家一致同意此事关乎国家利益。这些故事即便说明不了其他问题，也足以表明十九世纪的绅士无意间进入仙境后会怎样的惊慌失措。威灵顿公爵就是这样一位绅士。女性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表现得更为从容——《马布夫人》中，

女主角维妮希娅·摩尔凭借直觉了解了仙境的法则，而公爵虽然年长且更富经验却缺乏这样的能力。

《汤姆·明风，或曰索尔斯比仙桥落成记》对研究仙境的学者而言依旧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我却坚持1999年这个故事发表之时所提出的意见（我想理应有更多的人知道）。读者可以在故事正文之前找到那段话。

我选择用波蒂斯海德勋爵约翰·沃特伯里的故事为本书压轴。沃特伯里是一位杰出的作家，除去1808—1816年间为吉尔伯特·诺瑞尔做事以外，他始终专注于书写甚至重述有关乌衣王的古老传说，为人所称道。《约翰·乌斯克格拉斯和坎布里亚的烧炭人》就属于这种（中世纪爱好者十分喜欢的）类型，故事里的富人和强者反被小人物愚弄（这让我想起了罗宾汉的传说，以及那首名为《约翰王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民谣）。在中世纪的北英格兰，再没有人比约翰·乌斯克格拉斯更富有更有权势，所以北英格兰的民间传说里满是这样的故事：乌斯克格拉斯掉进地洞，爱上穷姑娘，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唠唠叨叨的旅店老板娘不情不愿地煮粥。

而如今可悲的现状是——我们的历史向来如此——关于仙境的错误信息误导了我们。通过这些故事，严谨的仙灵学者方能打开一扇通往仙境的窗，可以一窥那边复杂、矛盾而又危险的美妙世界。

詹姆士·萨瑟兰

2006年4月于阿伯丁





鎮 別 惠

的 女

士 們



首先，记住这点：魔法来自头脑，同样也来自心灵，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出于爱、快乐和正当的愤怒。

我们如能铭记此原则就会发现，我们的魔法比古往今来一切被讲授的咒语之总和都要强大。那样，魔法之于我们将如飞行之于禽鸟，因为到那时我们的魔法源自深沉善思的心灵，正如鸟儿的飞行本领也源自心灵。因此我们在施展魔法时便能感受到如同鸟儿飞向高空时一般的快乐，而且亦将领悟到魔法乃是人之为人的一大要素，一如飞行是鸟之为鸟的要素。

这一思想是乌衣王留给我们的遗赠，这位可敬的魔法师之王永远站立在英格兰与彼界之间，站立在一切野蛮生物和人类世界之间。

——摘自《温切斯特的凯瑟琳夫人（1209—1267）之书》，

简·托拜厄斯（1775—1819）译自拉丁文

菲尔德夫人去世后，她那伤心欲绝的鳏夫环顾身侧，忽然发现世界仍像他年轻时那样充满了美丽的姑娘。这一发现提醒了他：他依旧

富有，尽管他府上已有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士（他的侄女与被监护人卡桑德拉·帕布林格），但再来一位他也不认为有什么错。他不觉得自己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卡桑德拉对此完全赞同，因为（她暗想道）“我敢肯定，先生，您二十一岁的时候也绝对和四十九岁一样沉闷无聊”。于是菲尔德先生再度结婚。新夫人聪明漂亮，只比卡桑德拉大一岁。不过我们得替她说句话：她没钱，只能嫁给菲尔德先生，要不就得去学校里教书。新菲尔德夫人和卡桑德拉彼此十分友好，而且很快就变得亲亲热热了。但悲哀的事实是：她们实在太亲热了，对菲尔德先生反倒没什么兴趣。另有一位女士也是她们的朋友（即托拜厄斯小姐），她们三人都住在格洛斯特郡的惠别镇，经常一起在附近的乡间散步。

卡桑德拉·帕布林格今年二十岁，是广受众多男士赞赏的那种美人。雪白的皮肤透出迷人的红晕，淡蓝的眼眸和白金色的鬃发十分相称，堪称女人味与孩子气的完美结合。菲尔德先生，作为一个并非以观察力见长的绅士，也很自信地认为在她脸上同时有着稚气的天真愉快和女性的温柔之态。

眼下她的前程似乎比菲尔德夫人要光明许多。惠别镇的居民长久以来一直坚信卡桑德拉应当与教区长亨利·伍德霍普先生结婚，而伍先生本人看样子也不反对这个意见。

“卡桑德拉，我觉得伍德霍普先生喜欢你。”菲尔德夫人说。

“是吗？”

托拜厄斯小姐（彼时她也在屋里）说：“帕布林格小姐很聪明，

她对伍德霍普先生有自己的看法。”

“哦，”卡桑德拉叫道，“你要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吧。伍德霍普先生不过是略为瘦高点儿的菲尔德先生。他年轻些，所以比较容易说话，思想也算敏锐。不过要是把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他就完完全全成了另一个菲尔德先生。”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他？”菲尔德夫人问。

“因为我想要是我非得和某人结婚的话，伍先生至少有一个优势，他就住在惠别镇，就算结了婚我也不需要离开亲爱的菲尔德夫人。”

“和另一个版本的菲尔德先生结婚真是个可怜巴巴的小心愿。”菲尔德夫人叹气道，“你就没别的愿望了吗？”

卡桑德拉想了想。“我一直非常想去约克郡，”她说，“我猜想那里一定和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小说里描写的一样。”

“那儿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托拜厄斯小姐说。

“唉，托拜厄斯小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如果约克郡都没有魔法了，我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它？‘濯濯荒野间，点点繁星闪，吾王麾下万物相为伴。’这才是我想象中的约克郡。”

“但是，”托拜厄斯小姐说，“乌衣王的统治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在此期间，约克郡的人搞起了收费站、报纸、公共马车、流动图书馆，以及其他和别处一样一应俱全的时髦事物。”

卡桑德拉哼了一声。“你太让我失望了。”她说。

托拜厄斯小姐在当地一所名叫“冬之馆”的大宅里给两个小女孩

当家庭教师。孩子们的父母已经去世，惠别镇的人都说那里不适宜儿童居住，它太大太暗，净是奇形怪状的房间和阴阳怪气的雕像。而且小点的那个孩子确实很害怕，还常常生病做噩梦。可怜的小姑娘总觉得屋里有猫头鹰出没。她最害怕的就是猫头鹰了。倒没有别的人见过猫头鹰，不过这宅子太古老了，有很多洞和裂缝供它们出入，有不少肥肥的老鼠供它们享用，所以或许真有猫头鹰也说不准。镇上人不大喜欢这个家庭教师：她个儿太高、太爱看书、太过严肃，而且最奇怪的是她几乎从来不笑，除非真有什么特别好笑的事。然而厄休拉小姐和弗洛拉小姐这两个特别乖巧的小姑娘却非常依赖托拜厄斯小姐。

除却她们将来可能成为继承人的福分以外，在亲戚中间，这两个孩子穷得和教堂老鼠一样。她们唯一的监护人是亡母的堂兄。自她们成为孤儿以来的这么些年，这位先生只看望过她们两次，外加一次圣诞节时写了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但是由于温布莱特上尉是个穿红制服的政府官员，他不来也好，不说话也好，都可以获得原谅，厄休拉小姐和弗洛拉小姐（一个八岁一个四岁）已经知道在他面前要比在其他亲戚面前更加倍地撒娇卖乖了。

据说孩子们的曾祖父很了不起，他生前研习魔法，身后留下了一座藏书室。托拜厄斯小姐经常待在里面，谁也不知道她在那儿做什么。她的两个朋友菲尔德夫人和帕布林格小姐也常去老宅。不过别人觉得她们只是去看看孩子而已。因为女士们（众所周知）是不学习魔法的。魔法师根本就是另一种事物，所以女士们见到魔法师（众所周知）才如此着迷。（不然还能怎么解释诺瑞尔先生在伦敦各大沙龙大